

#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佛教图书馆

——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撷拾

徐继康

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的声名不甚响亮，但创建人却大大有名，就是《赵城金藏》的发现者范成法师。他一生充满传奇，早为世人所熟知，关于他与大藏经的故事，更是传为士林佳话。然而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因偏处一隅，少人关注而鲜为人知。

1911年，范成法师从江苏僧师范学堂研学归来，出任如皋（今如东）掘港西方寺第十代住持。此后，他出外行脚募捐化缘，修掘虹路，建通利桥，造纳骨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1927年，他打破不许出卖寺田的庙规，卖出寺田数十亩，于寺内创建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根据孔勤《范成法师行状》记载：“馆藏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典籍、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以及各类报刊十数种等各种图书十万余册，并设专人管理，对社会开放，在当时当地规模堪称可观矣。”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不仅是如皋县第一家佛教图书馆，也是中国第一家佛教图书馆。

两年后，他计划设立一座佛教文物馆，但师父悉融和尚与他意见相左。不久如皋县保安团高营长部驻扎西方寺，有一属员欲出家，高营长指责是范成瓦解军心，不由分说，将他游街示众。就在市民嘈杂的议论中，范成悄悄地离开掘港，来到上海，参加由朱庆澜与叶恭綽等人成立的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为了寻找古本大藏经，他的足迹遍及陕西、山西、河南等地。1933年，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天壤间的孤本秘笈《赵城金藏》，被誉为中国继敦煌藏经洞之后最伟大的发现。其后，他又在山西青莲寺发现了隋唐写经、古梵文贝叶以及一批几近绝迹的《开宝藏》，皆为稀世奇珍。他参与影印了《宋版磔砂藏》与《宋藏遗珍》，正如叶恭綽在序文中所说：“采访摄影，奔驰各地，历三年，悉范成法师之力。”1936年，他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

邀请，赴北平主持清代大藏经《龙藏》重印事务。此外，他还先后集资影印了《入唐求法巡礼记》《明刻释氏源流下卷》《南山宗统》《律宗灯谱》《如皋汪氏文园绿净园图咏》等书，为保存佛教文化与乡梓文献不遗余力。

虽然常年在外，但范成法师心头始终牵挂着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他把所购买、收集以及参与影印的书籍陆续带回到西方寺。比如《龙藏》，当时仅重印了二十二部，请印者不是诸山長老，就是名流政要，供养之所不是名寺古刹，就是国之重地。因为范成的缘故，掘港西方寺也供养了一部。根据相关资料，当时馆藏书籍规模达到了十六万册。范成法师对图书管理也极是用心，他曾认真地撰写了《皋东僧伽图书馆简章》，分总则、组织、董事会、各部职员、经费、附则等六章。根据他的设想，董事会设董事七人，设主席董事一人。聘馆长一名，下设总务部、编目部、藏书部、流通部、出版部、阅览部和宣传部。各部又下设股，如总务部有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流通部有出纳股、购订股、交换股，出版部有装订股、印刷股、发行股，阅览部有美术股、典籍股、字画股、贴碑股、新闻杂志股，人员由馆长聘任。关于各部职责，甚至什么时间开会，都有明文规定。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并未按照他的设想到位，但还是尽力实行。据1934—1935年《如皋县教育概况》所载，该馆有职员三人，全年固定经费八百元。范观澜先生认为，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是当时国内除石窟以外的佛学宝库，它的首次出现，是对佛学事业的极大贡献。

对于如皋县保安团驻扎西方寺一事，范成法师始终放心不下，这在今年初嘉德“叶恭綽旧藏友朋书札文稿”专场中一封欧阳渐致他的信札里透露了一二。欧阳渐在信中说：“贵办图书馆请移兵别驻一事，已与小儿商量，据云准代说项。”

写信时间是1935年10月28日，可知县保安团驻扎寺内时达数年，已成范成法师最为苦恼的烦心事。当他得知欧阳渐之子欧阳格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学校在镇江），又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就致函请为说情，希望将驻军从西方寺移出。谁知此事刚了，烦事又至——1938年春，日军一度侵占掘港。该馆停办，图书还好没受到什么损失。

淞沪抗战打响后，范成法师从北平回到上海，立即卷入战争的洪流。掩埋尸体、救护伤员、募集赈济、统理难民，他废寝忘食，奔走不息，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了西方寺。后来局势越来越动荡，日子阴郁而暗黄，他离开了掘港，隐居于武进安家舍德胜寺。解放后，他移锡苏州沧浪亭结草庵，兼报恩寺住持。此后他两次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凭着极高的声誉，还有苏州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主任委员、市文管会委员、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主委等社会兼职。

1958年冬，范成法师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掘港西方寺。在上一年的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发宏愿要编一部《人民大藏经》，得到众多缁素的赞同，他便汲汲于此。此次回到西方寺，就是来查找收藏在那里的《龙藏》影印本。当来到由他创办的僧伽私立图书馆时，却发现这里的藏书空空如也。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东县中学迁进西方寺，因学生需要宿舍，故将图书馆的房子让出，包括《龙藏》在内的十六万册图书，被打捆装了满满三大船，卖到南通县造纸厂，早已化为了纸浆，所藏的佛教文物也损失殆尽。一辈子心血化为乌有，法师心中一片悲凉。不久，寒流骤至，内外交并，他喘疾复发，徒孙宝惠想送他回苏州。他淡淡地说：“生有处，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12月17日，法师沐浴更衣，趺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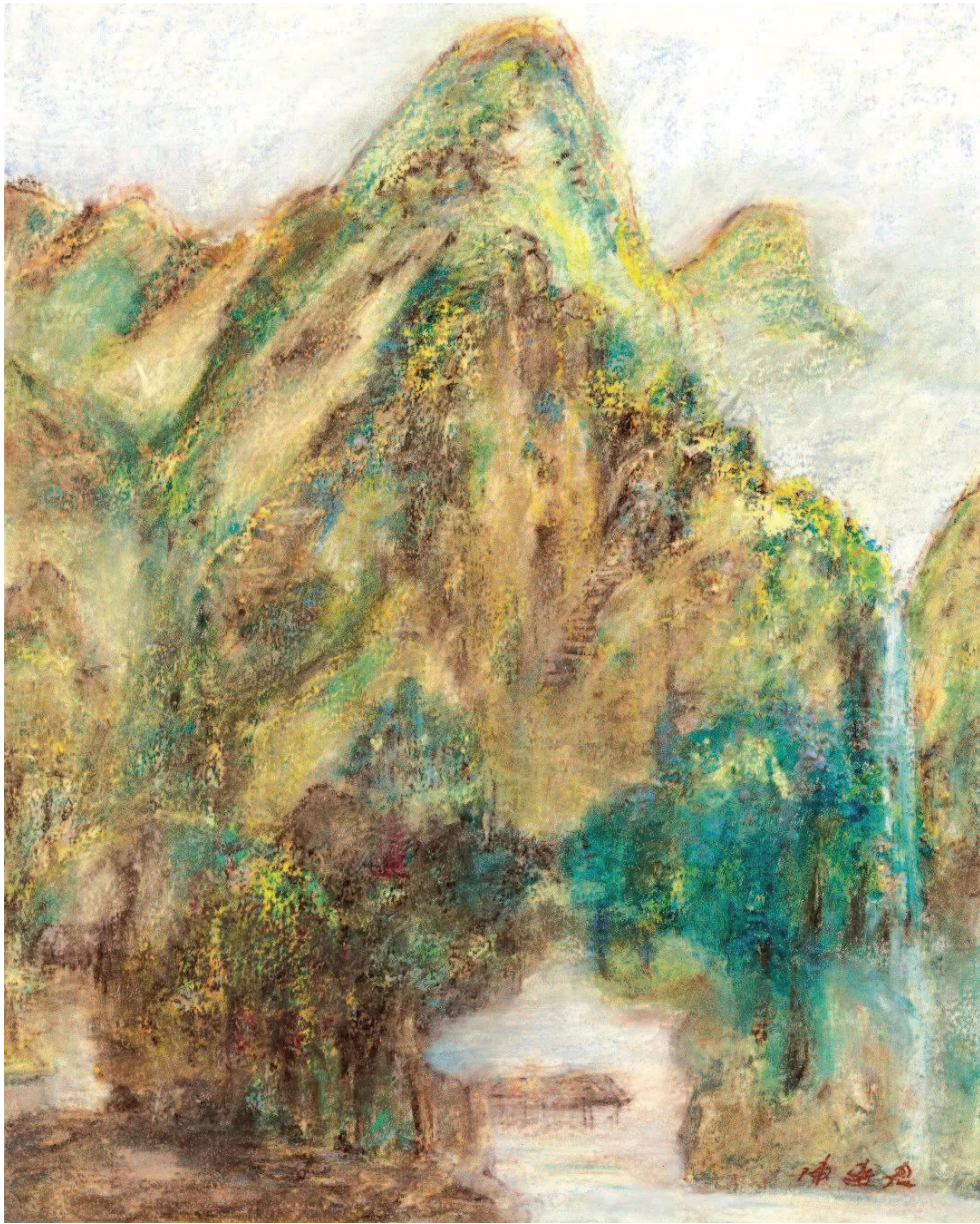
坐，于念佛声中至辰时圆寂，世寿七十五岁，戒腊五十四年。

去年秋，我因写《王燧其人》一文到如东县图书馆查阅《东院王氏家谱》，发现馆藏有两册乾隆刻本《杭州府志》，黄色封面上盖有“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椭圆形印章，首页右下角钤一方印，细辨乃“范成藏书”几个字。这里怎么会有这种藏书？我心中一动，颇为诧异，因为工作人员年龄较轻，不知此书来历，虽有不解，却无处释疑。直到前不久遇到如东县图书馆原副馆长从国林先生，向他询问，才知道其中原委。原来就在七十余年前那次打包装船准备运往南通县造纸厂时，如东县工人俱乐部的吴功伟听说后，赶到船上，拎回了两大捆，《杭州府志》便是其中之一。吴功伟为如皋白蒲人，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后来担任了如东县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对于吴功伟老人，我也很熟悉，每次遇见，总要交谈几句，他绝少谈及自己，故而从未听他说过此事。如今老人故去好几年，已经无缘了解其中细节了。从国林先生告诉我，关于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的藏书，如东县图书馆不止两册《杭州府志》，还有其他一些，昔年他曾亲手整理过，只因退休多年，名单很难一下子说全。

于是，我来到如东县图书馆古籍室查看，这里书籍是按类分放，且无特别标识，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就散落其中。还好馆藏古籍并不多，我前后去了两次，便将范成藏书挑选出来，共十一种

一百七十一本，分别是：《江都县志》，陆朝玠修，程梦星等纂，清雍正七年（1729）刻本，存一册（卷十七、十八）；《杭州府志》，郑允修，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存二册（首卷三至四与九十七至九十八卷）；《两淮盐法志》，佶山监修，单渠总纂，清刻本，存二册（二十九至三十二卷与三十七至三十八卷）；《崆峒山志》，张伯魁纂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存二册（卷一、卷二）；《乌石山志》，郭柏苍、刘永松纂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存五册（为首、一、四至九卷）；《重修南岳志二十六卷》，李元度著，光绪六年（1880）刻本，存一册（一至三卷）；《额上县志》，都龙锡修，李道章等纂，清同治九年（1870）修，光绪四年（1878）补刊本，存二册（卷八、九、十）；《樵叟集》，潘荫东著，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存二册（五至八卷）；《观鱼庐稿》，宗孝忱著，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存一册（卷上）；《影印宋磔砂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存一百五十二册；《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释实英等编，民国影印本，存一册。

确定它们为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我是有根据的：如《杭州府志》《两淮盐法志》《崆峒山志》《额上县志》等书的封面钤有“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椭圆形楷书朱文印，卷内首页右下角盖有“范成藏书”篆书朱文印；如《江都县志》《乌石山志》《重修南岳志二十六卷》卷内首页右下角盖有“范成藏书”篆书朱文印；《樵叟集》和《观鱼庐稿》封面盖有“皋东僧伽私



深山寻覓

（固体油画）

陈健君

美食家，尤其嗜好螃蟹，写有上百首螃蟹诗。他把目光投向胡葱时，却也别具意味：“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一事尚非贫贱分，萋萋僭用大官葱。”一类胡葱称为大官葱，显然陆游是借以讽喻社会的高下贵贱。

辛弃疾的一阕《鹧鸪天》，以跳荡的视觉和华美的笔墨描写乡野，落脚点却在一茎茎荠菜：“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春在溪头荠菜花，仅仅七个字，我们的心头就已经被春意铺满了。

前些时候，我去看望儿时的一个淘伴。他陪我在城东的湿地公园走了一圈。我无意间发现了几丛水上野草，蔓生葡萄状的枝叶，优雅地摇曳，别具风姿。他告诉我，这是水上一枝黄花，学名黄花狸藻，没有根，在水面随处漂流。到了夏天，便开放出黄色的花朵。当幼小的昆虫碰到它的绒毛，会随水被吸入它叶器的捕虫囊，成为它的美食。达尔文曾经详细叙述过它的瓣膜，说瓣膜的后续可以开闭，溜进囊来的虫子想使劲把它推开，却怎么也不出去了。

当年的淘伴，前些年读了农学院，主修植物学，退休后依然在农业示范区工作。他们以二十四节气为序，编了厚厚的一本植物图谱。除了精美图片，大部分页面还用《诗经》《本草纲目》《礼记》来诠释花草瓜果蕴含的文化。那些植物，就诗意盎然了。

## 兔子一家

赵霞

大橡树底下住着兔子一家。严格说来，那是一大家族野兔子，因为繁衍太快，模样上早已分不出长幼秩序。不下雨的时候，兔子们从地洞里钻出来，大多是灰毛色，也有黑灰相间和灰白相间。有时一只灰兔子刚钻进去，马上又钻出来一只灰的，也不知是不是刚才的那只。浑身雪白的兔子格外显眼，所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直只有两只，一只大，另一只小些。

不上学的日子，我们常跟着孩子一起去看兔子，带着从英佰瑞超市里买的胡萝卜。兔子们喜欢胡萝卜。橡树四周围了一圈高高的栅栏，胡萝卜都从栅栏外面投进去。有的小孩很疯，投炸弹似的投胡萝卜，兔子们飞快地跳开。有的小孩力气小，胡萝卜丢进栅栏，都落在自己脚边。兔子们也不着急，等人走开了，它们再过来把胡萝卜叼走。

这个兔子家族住在这里有多久了，谁也不说清楚。但只要说起去看兔子，大家就知道是这一家。栅栏围出的地界，大约有两八九米见方吧。绕着它走一圈，到处都能看见兔子的身影，有的在树根旁，有的在草丛里。野兔子体型偏小，不走动的时候，一眼不容易看见。看见了，忍不住喊起来：“瞧，这里也有一只！”住在剑桥的朋友珍妮笑我们太外乡人了。野兔子在剑桥是很寻常的动物，就跟野鸭子似的。走过附近的田野，常会看见一两只灰色的野兔子跑跳着掠过。上学路过的林子里，也能看见野兔子的身影。但离房子这么近，又是清清楚楚这么大一窝，在我们眼里还是少见。人少的时候，兔子们会走到离栅栏比较近的草丛，叼起一根留在那里的胡萝卜，用两个前爪抱住，快速啃吃。吃着吃着，又忽然停住，翕动嘴唇，毛茸茸的耳朵转来转去。它们的眼睛像两颗亮晶晶的纽扣。看着它们，自然就会想起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比阿特丽克丝·波特笔下著名的彼得兔，也会想到她为什么能把彼得写得和画得如此细腻传神。《彼得兔的故事》里，彼得擎着一根胡萝卜咬嚼的神情，跟这里树下的兔子简直一模一样。

爱丁顿社区客居的孩子多，每次我们去看兔子，都会碰上别的小孩。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她家就住在大橡树旁边那一幢楼里。看见我们从栅栏外面努力张望，想看清大树下的兔子洞到底在哪儿，她骄傲地指给我们看：“就在那里！”我从楼上看见它们从洞里走出来。“她颇尽地主之谊地陪着我们在栅栏边走了一圈，蹦蹦跳跳地，说了许多关于兔子的话。我们问她，这树下到底住着多少只兔子呀。她想了想，可得

有二三十只吧。

有一群孩子，都戴着头盔、骑着单车来，一起在栅栏边停车，一起看兔子。这一群小孩十来岁光景，还未步入青春期的深沉，神情鲜亮，言语活泼。他们一边看，一边喊喊嚷嚷地说着话，这些话跟兔子也没有什么关系。说完了，他们一起跨上单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跟一阵风似的。

有个孩子，总是一个人来look兔子。栅栏边遇到了，我们跟他打个招呼。他会腼腆地笑一笑，低下头仍旧去看他的兔子。他专爱喂的是那只偏小的白兔子。天色稍晚，他妈妈会来喊他。见到的次数多了，妈妈也会腼腆地跟我们笑一笑。他们一起离开，母子俩的身影渐渐合入暮色中。

晴朗的周末，朋友蔓思一家来爱丁顿溜达完回家，路上正好经过大橡树。我们有时送他们到大橡树旁。他们家的男孩德鲁夫带着我们家小子忙着去喂兔

子，留下大人们倚着栅栏，沐着晚煦，闲闲地说话。蔓思原来当的牙医，是父母帮忙择的职业，但她天性热爱艺术，所以辞了薪酬丰厚的原职，在剑桥大学的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她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看我们只是原地站着，兔子们也跳过来，在一旁认真地听我们说话。往往说着说着，天色就暗了。大小朋友于是相互道别，回家。

大人很少单独来看兔子，但似乎也有。穿着短短的工装夹克，看着像旁边超市或工地的工人，站在栅栏边抽着烟，看看天，看看地，也看看兔子和来看兔子的人们。一支烟过了，他也消失了。

难得有时候，大树下没有别人。我们就站在栅栏外面，静静地看兔子。大橡树不远处，社区的另一片新房正在建设中，巨大的吊机悬在半空，机械臂缓缓地转来转去。兔子们不管这些，依旧在自己的地盘里安然出没。有一次，眼看着树洞下钻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接连十来只，都跳跃着隐没入四下的草丛。忽然从哪里传来一声震响，它们纷纷奔向洞口，流水似的往里钻，一忽儿工夫便不见了踪影。兔子们跳跃的身影仿佛还在眼前，望着突然静默下来的神秘洞口，里面现在正发生的一切，实在引人遐想。那一刻，我恍惚领会了刘易斯·卡洛尔为什么要让一只兔子来做爱丽丝的导引，又为什么把爱丽丝的冒险通道安排在大树底下的兔子洞里。

## 点豆种瓜的诗意

陈益

瓜，腌成后呈翡翠绿，透明，无籽，脆而清香。腌过的瓜不放糖，却仍然有些甜味。勤俭过日子的人们，常常选择菜瓜（因为有青绿花纹，俗称田鸡瓜）剖开去籽腌制，然后将咸瓜条晒出一层白白的盐霜（让人想起三伏天被汗湿又被晒干的衣服后），既硬又韧，却从不霉烂。这可是婢婢孃孃团团围坐，吃阿婆茶的好菜呢。

年少时我一直不太明白，祖母腌的咸瓜条为什么要用很大的牙劲才能咬下来。成年后才知道，三伏天干活，流了许多汗水，吃这样的咸瓜条是最适宜的。从前淀山湖畔的一些人家种远田，早晨摇船出门，晚上才能回家。带着咸瓜条和厚粥，哪怕在湿漉漉的黄梅天也不会使掉。生活方式，总是一种与环境磨合，既进取又妥协的结果。今天我们推崇的“原生态”，对于祖辈来说，原只是一件身手相传的事。

瓜，也是诗人们热衷于描绘的题材。比如黄瓜，陆游曾写道：“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苏轼以一首《浣溪沙》描绘：“簌簌衣巾落枣

蚕豆是与樱桃、梅子同时上市的。如今蔬菜大棚里四季如春，加上物联网越来越发达，从海南和广东过来的“客豆”，元宵节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纷纷造访。本地产的蚕豆则姗姗来迟，进入厨房几乎要相差三个月。然而它豆荚饱满，豆粒糯软，用葱油生煸，就成为一道难忘的家乡风味。

诗吟豆子，最有名的要数曹植七步口占的那首五言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以寻常所见的豆子，比喻血肉相依的同胞之情，形象而又深刻。黑豆，貌不惊人，苏轼却写下“地畦春粳火似玉，沙瓶煮豆软于酥”，使它散发出墨玉般的光泽。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最爱恋人们追捧的。连红豆都能懂得相思，何况是人呢？孟淑卿的诗“豆花雨过晚生凉，林馆眠眠怯夜长”，因豆花预示的季节变换，让自己心底生出凉意，增添了一份孤独感。

淀山湖畔的乡下，每家每户都腌制咸瓜条或酱瓜。讲究些的，选择童子黄

我的祖父出生于沪郊一个贫穷的秀才家。他从小在曾祖父执教的私塾读书，并协助辅导同学。民国初年去师范学校进修，取得教师资格，从此一直担任乡村教师。记忆中，祖父曾动手做了很多只鸟笼，然而不放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纸包。纸包里有藏菜籽、萝卜籽、南瓜籽，也有凤仙花籽、夜繁花籽、鸡冠花籽，还有豆种和大蒜头。他把鸟笼高高悬挂在房屋的正梁上。鸟笼通风干燥，老鼠和蟑螂都咬不到，也不至于霉变。每年开春时，才攀上梯子把它摘下来，从中挑选合适的种子，去经营他的菜园和花圃。屋前屋后总是瓜果满棚。青菜葱翠似染，豇豆结荚成串。丝瓜、南瓜、冬瓜的藤蔓四处攀爬，茎叶间可见幼小的嫩瓜，毛茸茸的随处散落，逗人欣喜。清晨，看晶莹的露珠从叶片上滑落，自有一番清静诗意。

点豆种瓜，本是一种为人津津乐道，非常有意境的乡村生活。从祖父留下的书本中，我看到自古以来的诗人吟豆诵瓜，写下的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每次读过，都再三回味。

蚕豆，在吴语中称“寒豆”，豌豆则称“小寒”。我想，这大概是与蚕豆耐寒有关吧？在江南，隔寒播种豆种，初春就在田边萌生豆苗了。它在营养生长期所需的温度比较低，即使遭遇冰雪，也不大容易冻坏。一旦阳气上升，便蓬勃舒展绿叶。南宋词人杨万里写有咏蚕豆的诗句：“味与樱桃三益友”，说明